

陽醜·鬼王與神堂

——論《慶豐年五鬼鬧 鍾馗》的造神過程

劉燕萍

提 要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是有記載最早的“五鬼鬧判”戲，然而“五鬼鬧鍾馗”式的故事，至少在明萬曆三十年(1602)前，已在民間廣泛流傳。約寫於明隆慶二年(1568)至萬曆三十年(1602)間的《金瓶梅詞話》六十五回，李瓶兒死後，演出百戲便包括“五鬼鬧判”。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與此前鍾馗文本不同處，在於鍾馗在劇中需要對付衆多鬼魅，並具備完整的由人到鬼至成神的造神過程。鍾馗在劇中，並非具備神通或有神助，卻能成神，強調的是其人格美。本文的重點，在探討鍾馗作為醜神的“陽醜”：外貌醜與人格美的不協調(incongruity)。鍾馗成為鬼王，必須降伏有如寓言人物(allegorical figure)的鬼魅。查劇中出現的大小耗鬼和五鬼，乃首次出現於鍾馗故事中。本文追查所提及鬼類的由來，以見鍾馗降伏大小耗鬼和五鬼，與登上鬼王位置的重要性。此外，神堂的獲得乃鍾馗成神的關鍵。《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對鍾馗前文本作出“創造性背叛”(creative treason)，一反鍾馗為唐明皇“服務”——驅鬼的“傳統”，改為替殿頭官驅鬼，以強化士人懷才不遇及官員奸貪的主題。本文通過對鬼(大小耗鬼、五鬼)、神(鍾馗和五道將軍)元素的探討，展示明代首次出現完整的成神過程的鍾馗文本，如何達至成熟的階段，並

對後世鍾馗作品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五鬼鬧鍾馗 造神 陽醜 人格美 不協調 創造性
背叛

一、緒 論

明代《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1],敘寫鍾馗因楊國忠(?—756)受賄偏私,屢次科舉失意而氣死,死後成爲鬼判。《明代雜劇全目》載:此劇鈔校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爲明朝內廷供奉之歲首吉祥劇^[2]。明萬曆(1573—1620)校本,注由清常道人鈔校。此劇見證以鍾馗爲主角的“五鬼鬧鍾馗”故事正式進入戲曲,並對後代有關鍾馗的通俗文學,如清代章回小說《斬鬼傳》等,有所影響。《斬鬼傳》第七回,便出現“五鬼鬧鍾馗”的情節^[3]。《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因而具承上啓下的重要意義。

有關鍾馗的研究,多集中在鍾馗由來及故事流變方面。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認爲鍾馗可能由方相氏演變而來。鄭尊仁《鍾馗研究》,對鍾馗有較爲全面的探討:研究鍾馗的來源、信仰,以及小說、戲曲中的鍾馗故事。大方《鍾馗故事的衍變》,討論由宋至清有關鍾馗故事的流變。劉錫誠討論鍾馗的信仰及傳說,林智莉探討鍾馗戲及鍾馗的形象。艾麗白《敦煌寫本中的大傩儀禮》一文,研究在敦煌寫本的大傩儀中,鍾馗所佔的特殊地位^[4]。

有關《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研究,雖然有零星的分析,如

林智莉從儺儀、家宅神角度作出探討^[5]，但未有對此劇作整體討論之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突破前鍾馗文本之處，在於鍾馗需要面對更多此前未曾出現過的鬼。此外，鍾馗在劇中，更經歷一個由人而神的成神過程。劇中不單出現新的鬼怪名號（五鬼、大小耗鬼），亦出現新（鍾馗）舊（五道將軍）冥神。在鬼與神及造神方面，都很值得探討。本文擬從“陽醜”（外表醜陋）的外貌，降鬼成爲真正的鬼王，至獲得神堂供奉，探討鍾馗成神的過程，以見證至明代而臻於成熟的鍾馗故事：《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如何突破有關鍾馗故事的前文本，強調鍾馗以人格成神，對抗人間界權奸（楊國忠）及地下界冥鬼之特點。

鍾馗並非歷史人物，乃是虛構的斬鬼神祇。有關鍾馗的由來，衆說紛紜，鍾馗與儺儀有密切關係，可能由儺儀中的方相轉化而來，也可能由逐鬼法器“終葵”而來。另外，鍾馗更與門神神荼、鬱壘有一脈相承的降鬼屬性^[6]。

高國藩認爲鍾馗信仰，正式產生於唐代^[7]。實際上，在唐代之前已有關於鍾馗之記載，相傳作於西晉末期的《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即載鍾馗“打殺”衆鬼。唐周繇《夢舞鍾馗賦》，出現鍾馗爲唐玄宗（712—756）舞逐鬼怪以祛病。北宋沈括（1013—1094）《夢溪筆談·補筆談》中鍾馗捉鬼、啖鬼的故事正式出現，至宋高承《事物紀原》，情節更加豐富，小鬼亦有了“虛耗”之名。到了明《天中記》，鍾馗“應舉不捷”，“觸殿”而亡，在夢中爲明皇捉“虛耗”小鬼以祛病的情節結構便固定下來^[8]。（有關鍾馗故事的流變，見附錄。）

最早的鍾馗劇目，載於南宋《武林舊事》，“宮本雜劇段數”條下列有“鍾馗爨”一本^[9]。“爨”的表演有說有唱。《東京夢華錄》“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條，有鍾馗出現在“啞雜劇”之載：“如鍾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鑼相招和舞步，謂之‘舞判’”。《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首次將五鬼題材正式搬上舞臺^[10]。“五鬼鬧判”（鍾馗有判子之稱）——五鬼戲弄鍾馗的故事，在明

代廣為流傳。《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九十回“靈曜府五鬼鬧判”，便出現國殤後在冥府中受苦的五鬼哄鬧冥判的情節^[11]。此外，《金瓶梅》第六十五回，李瓶兒三七之祭上演的百戲中，亦有“五鬼鬧判”劇目^[12]。

二、“陽醜”與不協調

(一)“陽醜”的鍾馗

鍾馗以醜著稱，醜，是鍾馗的“傳統”相貌。現存有關鍾馗最早的兩個文獻——唐代《夢舞鍾馗賦》和《兒郎偉》中，鍾馗都有別樹一格的醜神形貌。前者是現存最早有關鍾馗的完整文獻，其描繪之鍾馗便扮相奇特：“長髯”，“短髮於圓顛，危冠欲墜”，“曳藍衫”，“手揮竹簡”。後者是敦煌所藏的一種驅傩文，其中的鍾馗擁有更“原始”的外貌：“銅頭鐵額，渾身總著豹皮”^[13]。鍾馗尤如妖怪般，醜中滲透著怪誕(grotesque)。雨果(Victor Hugo)認為：怪誕一方面創造了畸形與恐怖，另一方面卻是滑稽的。怪誕的基調便是不協調(incongruity)^[14]。早期的鍾馗，有著不倫不類的造型：銅鐵為頭額，又披著獸皮。非人非獸般的變形(distortion)，造成怪誕的外貌。“繼承”了早期鍾馗的怪誕醜，《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鍾馗，亦是個醜神。(有關鍾馗外貌的流變，參考附錄。)鍾馗是少數擁有奇特外形醜的神祇^[15]。《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鍾馗，外形“醜”與內在剛勇之“美”，則形成一種外醜內美的不協調。

醜可分內、外兩種形態。王慶衛《醜的軌迹——理性視閥中的非理性變奏》一書，載醜分“陽醜”和“陰醜”。“陽醜”指外在形象如畸形等顯現，“陰醜”則指內在精神方面^[16]。“陽醜”類近李興武所指的“形式醜”，即外貌方面的醜^[17]。《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的醜，便是“陽醜”，外形醜。劇中的鍾馗，有

生前、死後兩個扮相。生前的鍾馗作文士打扮：唐巾、襴衫、偏帶、髭髯（見“鬧鍾馗穿關”）。“襴衫”是其標誌，《新唐書·車服志》載：士人以襴衫“爲上服”^[18]。“襴衫”是衫下施橫襴爲裳的士人裝扮。雖穿士人服，但外表奇特，滿臉“髭髯”，鍾馗的外表是嚇人、嚇鬼的。“髭髯”的文士鍾馗，生前在五道將軍廟中，外形已令“青鬼慌”，更令“衆鬼十分慌”（頭折）。一衆鬼怪碰見身爲人類的鍾馗，只落得一個“慌”字；本應被鬼怪嚇倒的人類鍾馗，反過來嚇怕本身已是可怖的鬼怪。這種反常，強調的就是鍾馗的醜。連鬼也被嚇倒，可知鍾馗的“陽醜”程度。

除生前“陽醜”，連鬼怪也被嚇倒外，《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死後成神的扮相，也在醜中顯威，樹立醜神——另類神祇的形象。由第三折開始，鍾馗的裝扮爲：韶巾、紅襴、偏帶、紅髮、紅髯、笠子、笏、竹節鞭（見“鬧鍾馗穿關”）。死後成爲判官的鍾馗持“笏”在手，《古今注》載：“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笏”乃官員之象徵^[19]。身穿判官服，全身紅色，則是歲首喜慶的“應節”扮相，并以之爲主角增添威勢。紅色歷來被認爲具辟邪作用，劉曉明說：“民間常以朱砂及紅色物件爲驅邪鎮邪物。”^[20]朱紅是厭勝（對抗、鎮壓妖邪）之色。《抱朴子》《登涉》篇載：將老君入山符“以丹書桃板上”，可以“辟山精鬼魅”^[21]。朱砂書符，可以驅鬼。故鍾馗全身紅色，可以鎮住惡鬼。

鍾馗的醜，可說是“功能性”的醜，是他作爲驅鬼、降鬼判子的有利條件。“陽醜”能引發恐怖感，收攝伏惡鬼之效^[22]。《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便以觸目的全紅打扮，以具厭勝作用之顏色，威攝一衆“容貌猙獰”的惡鬼（第三折）^[23]。

（二）不協調——美醜的反差

不協調，是指鍾馗的“陽醜”——外貌之醜，與內在品格之“美”，相比之下形成的反差。外貌上的醜，可以指涉醜惡，醜便常與邪惡相連。形相醜甚至與道德醜相關^[24]。《慶豐年五鬼鬧

鍾馗》中的鍾馗卻是外形醜關聯精神醜的一個顛覆。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強調了鍾馗的“內在美”：人格之高尚。其他鍾馗文本如《夢溪筆談·補筆談》、《事物紀原》、《天中記》，都以鍾馗啖鬼，突出正邪不兩立（見附錄），都是以行動，表現鍾馗之正道。然而，對鍾馗的個性，未能作深入的描述。《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有別於前鍾馗文本之處，在於突出了鍾馗的“內在美”。鍾馗甫上場便屢次強調自己“一生梗直”、“平生直正”，在觀眾群中樹立正直的形象（楔子）。面對邪惡勢力時，這種“內在美”便能發揮巨大的正能量。鍾馗在五道將軍廟中，嚇退衆鬼，除“陽醜”形象外，更重要的就是正義之氣。鍾馗自言：“你看這廟中許多的鬼怪，他見我秉性忠直，不敢近我。”（第一折）人類時期的鍾馗，便憑正氣凜然的內在能量，祛去邪惡。這種“內在美”的特質，亦令神祇時期的鍾馗成就鬼王之位。鍾馗自言以“正直賢能”“掃除妖祟”（第四折），他能在充滿妖魅兇邪的他界（other world）立足稱王，靠的就是道德上的正直、耿節、嫉惡如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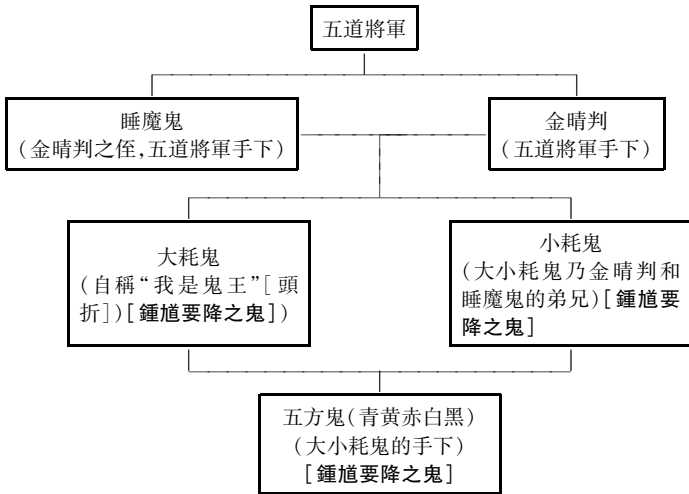
除了在人世和冥界以正直對抗妖邪外，編劇者在《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更借詠梅詩，揭示鍾馗內在精神的道德美。鍾馗的梅花詩以梅的傲寒、傲雪，表“蒼蒼志節”和“耿耿孤高”。“不將顏色媚他人”之句，更表露主人公孤高潔傲，不與邪惡同流（第二折）^[25]。梅，在中國文化中代表了凌霜傲雪的風骨。梅，就如巴爾特（Roland Barthes）所言的“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文化語碼”所指的，就是各種規範化了的知識，在文本中作為參考的基礎^[26]。某個名詞，在特定的文化中，便具備特殊的意義。中國文化中，“梅”便代表了風骨、志節，亦代表了鍾馗的道德美。

鍾馗的形相醜，不代表道德醜。在人格方面，鍾馗具備如梅般高潔的內在美。形相醜與道德美，放在同一個人物身上，便呈現不協調的現象。不協調往往涉及對比及反差^[27]。鍾馗的“陽

醜”具功能性作用，以醜嚇鬼，以鎮妖邪。主人公的道德美，則是在邪惡世界中極為重要的精神力量。在“陽醜”之上，加以強大的正能量及精神力量，對抗邪惡。美與醜的不協調性，亦令鍾馗成爲形象突出而具吸引力的神祇。

三、鬼王與降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出現不少鬼魅，如睡魔鬼、金睛判、大耗鬼、小耗鬼和五方鬼。鍾馗要成爲真正的鬼王，便得以其“直正”、“膽力剛強”，降鬼伏魔（第三折）。以下爲劇中衆鬼的關係表：



鍾馗要降伏的鬼包括大耗鬼、小耗鬼和五鬼（睡魔和金睛判乃五道將軍的手下），查這三種鬼，都非鍾馗故事前文本中之鬼，而是首見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同樣是講述鍾馗故事，此劇在前文本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意識地“誤讀”（misread）前作，而非純粹的模仿，以推陳出新，可被視爲一種“創造性背

叛”(creative treason)^[28]。在鬼類的描寫中,大耗鬼、小耗鬼和五鬼,可被視為鍾馗故事中對鬼類描寫的“創造性背叛”(鬼類增多亦豐富了劇目的演出)。

(一) 大、小耗鬼

大、小耗鬼首見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此二鬼特別之處在於,他們除了傳承自傳統鍾馗故事如《夢溪筆談》中的小鬼和《事物紀原》中的“虛耗”鬼外,很有可能亦受到明代大小耗星觀念的影響。以下為鍾馗故事中鬼的演變表:

	鍾馗故事出處	鍾馗故事中的鬼
1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	鍾馗為明皇捉“衣絳犢鼻”的小鬼,小鬼未有名字。
2	宋高承《事物紀原》	小鬼有了名字,名為“虛耗”。
3	明萬曆年間陳耀文(1550年進士) 《天中記》(注出《唐逸史》)	小鬼名“虛耗”。
4	明萬曆年間刊《鍾馗全傳》	小鬼名“虛耗”。
5	明萬曆年間刊《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大耗鬼、小耗鬼、五方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出現的大小耗鬼,其中一個源頭乃由《夢溪筆談·補筆談》所載小鬼演化而來。故事中的小鬼雖沒有名字,卻有著“瘡鬼”的強烈暗示。明皇時“疔作”,《說文解字》釋“疔”字作“熱瘡”^[29]。患“疔”疾的明皇,在鍾馗“吃掉小鬼”後,“疔若頓瘳”。致病小鬼被消滅後,皇帝便痊癒,而明皇患的是瘡病,致病小鬼很有可能就是“瘡鬼”。至於瘡鬼的“身份”,乃是顛頊之子。《論衡》《解除》篇載:顛頊有三子,“生而皆亡”,其一“居江水為虐鬼”^[30]。至《搜神記》卷十六“疫鬼”,瘡鬼已具備“小鬼”的外形^[31]。令明皇患瘡的小鬼身形矮小,很有可能就是瘡鬼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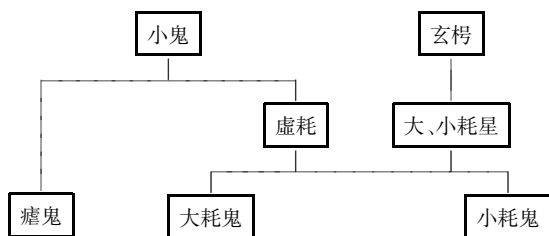
小鬼至《事物紀原》(卷八)而具“虛耗”之名。《天中記》對

“虛耗”的解釋為：“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虛耗”乃是耗損之意。由此可見，《夢溪筆談》中代表瘡病的小鬼，至《事物紀原》已有所轉化，除代表疾病外，更具備耗亡之意^[32]。

“虛耗”究竟又是什麼？《夢梁錄》和《東京夢華錄》都有“照虛耗”之載。《東京夢華錄》“十二月”條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于床底點燈，謂之‘照虛耗’”。由“照虛耗”以求將之驅逐出屋，可見“虛耗”鬼對人類的傷害性，人人皆欲除之而後快。《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直接“繼承”了“虛耗”鬼的特性。他們都是“耗散人家的財物”（頭折），散財、敗家之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除源自鍾馗故事中由小鬼發展而來的“虛耗”鬼之外，可能還受大、小耗星觀念的影響。《新唐書·天文志》載：“有彗星於虛、危，虛、危為玄枵。枵，耗名也。”^[33]虛、危為玄武的兩個星宿。當有彗星劃過虛宿和危宿時，便稱為“玄枵”。“枵”即“耗”也：彗星的出現，代表耗損。《封神演義》中，便出現大耗星和小耗星。前者為助紂王建鹿台的崇侯虎（第十八回），被封為大耗星（第九十九回）。後者為昧心捉拿兩位殿下（第九回）和追殺姬昌（第二十一回）的殷破敗，後被封為小耗星（第九十九回）^[34]。大、小耗星，也主散財。《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亦是散財之鬼，他們受同是明代流行的大、小耗星（見載於《封神演義》）觀念影響而產生是有可能的。

以下為大、小耗鬼由來表解：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大小耗鬼，是散財概念的具象化。將抽象作擬人化描寫，造就寓言人物(allegorical figure)^[35]，某個人物即代表某種概念，大、小耗鬼就是散財敗家的表徵。大耗鬼更是劇中的“鬼王”(頭折)。鍾馗若要成爲鬼王，必須將二鬼(尤其是大耗鬼)降伏。降伏寓言人物式，代表耗人錢財、使人敗亡的兩隻耗鬼，平定鬼祟、妖邪，鍾馗便能成爲名副其實、有益於人的真正鬼王。

(二) 五方鬼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除自稱“鬼王”的大耗鬼及其弟小耗鬼外，他們手下尚有五方鬼，都是鍾馗成爲“鬼王”必須降伏的對象。五方鬼分別爲青、黃、赤、白、黑五色之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乃“五鬼鬧判”故事首次被搬上戲臺。

五方鬼代表鬼與方位的關聯，是個代表衆鬼的概念。查敦煌驅儺文中，便有四方鬼之載。伯二五六九敦煌驅儺文《兒郎偉》所載之鬼，便與方位東、南、西、北相關。五方鬼除與方位鬼相關外，亦可能源自五瘟。《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五瘟使者”一則載：“在天上爲五鬼，在地爲五瘟。”五瘟分春、夏、秋、冬、中。五鬼“下凡”，在地上就是五瘟。五瘟後被封爲青、紅、白、黑、黃五力士^[36]。與五瘟同源的五鬼便與顏色、方位相關聯。李豐楙認爲：“衣色不是爲著區別部隊，而是從方位神所獲得的觀念。”五行說廣泛運用，搭配方位、顏色、節氣^[37]。明《西遊補》第八回，孫悟空入地獄暫代閻王，見到五色判帶領著青、黃、赤、白、黑五色鬼，“按著五行，立在五方”^[38]。五色配以五方及五行，代表衆多之數。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五方鬼，便代表了四方八面、人間衆多之鬼。五方鬼在大耗鬼的統領下戲弄人類時期的鍾馗，青鬼便在五道將軍廟中，偷去他的唐巾和偏帶(頭折)。此外，在鍾馗作爲神祇的時期，五鬼仍在大耗鬼率領下與鍾馗作對

(第三折)。鍾馗若要成爲真正的衆鬼之王，必須降伏五方鬼——天下衆多之鬼，以及其領袖大小耗鬼，以統攝天下鬼魅。

(三) 打鬼：非血腥降鬼戰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鍾馗必須進行降鬼之戰，正式建立鬼王之位。鍾馗死後，上帝不負其德，封加判官，“管領天下邪魔鬼怪”(第三折)。判官可以說只是個銜頭，實際上大、小耗鬼及五方鬼，未因鍾馗爲判子而臣服，反而一再挑戰其權威。鍾馗必須進行降鬼戰，以樹立真正的判官威信，在鬼界稱王。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的降鬼，沒有虐鬼、斬鬼、啖鬼，“創造性背叛”了前鍾馗文本中血腥的斬鬼情節，是一場非血腥的降鬼戰。傳統的鍾馗故事，降鬼充滿暴力。伯二五六九敦煌驅儺文《兒郎偉》中，鍾馗虐殺、肢解鬼魅：“懾肋折，抽卻筋。拔出舌，割卻唇。”^[39]拔舌、割脣的殺鬼場面，驚心動魄。《夢溪筆談·補筆談》中，更出現啖鬼情節，鍾馗活捉小鬼：“剝其目，然後擘而啖之。”小鬼有如肉食般，被鍾馗粗暴地掰開、吃掉。

而在《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則要靠個人力量，以正直、剛勇，奮戰并降服群鬼。同是明代作品，《鍾馗全傳》(最早之鍾馗章回小說)中的鍾馗，不但是“上界武曲星托身”，更獲玉帝賜筆、劍。筆以“上達天庭，下通地府”；劍以“除天下之邪魅”。鍾馗以星宿下凡的身份，具備與凡人不同的神能，加上玉帝所賜筆與劍，便能斬妖除魔，“立斬石馬”、“收除鰲精”，極具神通^[40]。《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降鬼卻沒有任何天賜神通，全憑個人之力。以正氣加上怒氣，“我惡狠狠氣吐三千丈”(第三折)，九抗群鬼。鍾馗用最原始的方式：打鬼、力搏。“我與你打他也波哥，打他也波哥。”(第三折)在孤軍作戰的情況下，竟然能雙拳敵四手，將大小耗鬼及五方鬼，打得“手脚亂張狂”，下跪求饒，自稱“鬼王”的大耗鬼率領衆鬼投降。收服了原來的鬼王大耗鬼，令鍾馗成爲真真正正的鬼王。鍾馗的

非血腥降鬼行動,便凸顯了正義、剛勇的內在力量的重要性^[41]。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有別於鍾馗的前文本故事,出現了大、小耗鬼和五方鬼。降鬼戰亦一反傳統殺鬼、斬鬼、啖鬼的血腥。鍾馗憑藉個人力量,進行了打鬼:非血腥的降鬼戰。在正邪的二元對立中^[42],鍾馗將邪惡降服,真正登上鬼王之座。非血腥的降鬼戰,亦適合歲首吉祥劇的歡樂氣氛。

四、驅鬼對象、神堂與神職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為殿頭官夢中驅鬼,得到神堂(立廟)的“回魄”,加上鍾馗獲封冥判,便完成了受封、立祠的成神過程。

(一) 驅鬼的“服務”對象

鍾馗為殿頭官驅鬼,在劇中是個重要的行動,這個行動令鍾馗得以供奉於神堂。大耗鬼因“無有神堂住坐”(第三折),假傳玉帝之旨,迫令殿頭官為他立廟。鍾馗為殿頭官驅逐大耗鬼,是對傳統鍾馗為唐明皇驅鬼的一個顛覆。以下為鍾馗驅鬼的“服務”對象表列:

	文 本	驅鬼的對象
1	(唐)《夢舞鍾馗賦》	為患瘡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鬼。
2	(宋)《夢溪筆談·補筆談》	為患瘡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鬼。
3	(宋)《事物紀原》	為患瘡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虛耗”鬼。
4	(明)《天中記》	為患瘡病的唐明皇在夢中驅“虛耗”鬼。
5	(明)《鍾馗全傳》	為患瘡病的唐明皇夢中驅鬼。
6	(明)《慶豐年五鬼鬧鍾馗》	沒有出現唐明皇夢鍾馗,鍾馗為其驅鬼的情節。劇中出現殿頭官夢鍾馗,鍾馗為其驅逐大、小耗鬼。

為唐明皇驅鬼是鍾馗故事的“傳統”，由唐《夢舞鍾馗賦》至明《鍾馗全傳》，鍾馗猶如以巫師和御醫的身份，為患瘡的唐明皇在夢中驅鬼，令其病癒。鍾馗得到的“好處”是“上令畫工摹搨鏤版”，印賜其畫像分賜官員，鍾馗神話便藉“皇族效應”，如李豐楙所言經口頭傳播，在民間廣為流傳^[43]。唐朝皇族有將鍾馗畫像賜贈官員之習：玄宗朝，張說(667—730)有《謝賜鍾馗及曆日表》；德宗(779—805年在位)朝，劉禹錫(772—842)寫了《為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和《為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44]。由張說至劉禹錫，共歷四位皇帝：玄宗、肅宗(756—762年在位)、代宗(762—779年在位)及德宗。換言之，由玄宗至德宗的一百年間，鍾馗藉上有好者的效應，在皇族以至民間廣為流播。

鍾馗為皇族(唐明皇)“服務”的傳統，被《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打破。劇中沒有出現唐明皇，夢遇鍾馗的是殿頭官，鍾馗驅鬼的“服務”對象也是殿頭官。驅鬼“對象”由皇族轉為官員，是對傳統鍾馗故事的一個“創造性背叛”。這個“創造性背叛”，凸顯了對懷才不遇士人的同情。劇中的鍾馗是個“不遇者”，殿頭官是位“賞識者”。“不遇者”鍾馗卻遇上“奸貪者”楊國忠，後者收受常風、發俊(人如其名)的“兩個大銀子”。縱使二人文章不濟，楊國忠仍昧心嘉許常風：“好高才”，“這狀元一准是你的了”(第二折)。《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五十六載：楊國忠納賄，“於私第暗定官員”，令官員“資格差謬”便是奸貪之證^[45]。“奸貪者”對高才的鍾馗之不公及打壓，令鍾馗成為“不遇者”。鍾馗自言“兀的不氣殺我也”，活生生被氣死(第二折)。“不遇者”，是鍾馗一貫扮演的角色，《事物紀原》即載鍾馗為終南進士，“因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鍾馗代表了不得志的下層士人，懷才不遇的形象，亦是鍾馗令士人共鳴及百姓接受之因^[46]。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不同於前鍾馗文本之處，在於“不遇者”之外，加添了一位“賞識者”——殿頭官，加強了對“不遇者”的同情。殿頭官與楊國忠相反，他賞識鍾馗的“文才廣覽”，並

提拔鍾馗爲文魁：“奏知聖人，封他爲天下頭名狀元。”（第三折）殿頭官獲悉鍾馗氣憤身亡，便慨歎“文高壽短”，更將代表官服的“靴笏襴袍”^[47]，“用火焚化”給鍾馗作爲祭品（第三折）。殿頭官的提拔、慨歎及燒祭品，盡展他作爲鍾馗的“賞識者”識才、愛才和憐才之情。

鍾馗爲殿頭官打鬼、驅逐強行索取神堂的大耗鬼（見本文降鬼一節的討論），是劇中的重要行動。巴爾特討論的行動語碼（proairetic code），包含著行動及效果^[48]。打鬼、驅鬼是個重要的行動語碼，這個行動所表現的效果，便是要凸顯“賞識者”對“不遇者”的憐惜及“不遇者”對“賞識者”的報恩之心。

（二）神堂的“回餽”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鍾馗得到神堂，獲得奉祀，是個陰差陽錯的安排。陰差陽錯之處在於，本來求神堂的並不是鍾馗，而是大耗鬼。鍾馗爲“賞識者”殿頭官驅逐大耗鬼後，竟得到“贈物”，獲得神堂（殿頭官獲悉鍾馗已成冥判）。殿頭官說：“奏知聖人，與你立廟陞堂，普天下人民，都來供養你。”（第三折）

獲得建廟，是鍾馗在成神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韓森（Valerie Hansen）說：“祠廟對於神祇的作用，就像房室對於人類一樣。”^[49]立廟除了能令神祇獲得香火“供養”外，更重要的是表明已被民衆接受，獲得被肯定的地位。這個由殿頭官而來的建廟“回贈”，令鍾馗正式成神，地位得到大大的提升^[50]。

朱光潛（1897—1986）說：“凡是文藝都是一種‘彌補’，實際生活上有缺陷於是在想像中求彌補。”^[51]神堂是對“不遇者”鍾馗的一種補償，他遭受“奸貪者”楊國忠的不公正對待，失意於科舉，并被活活氣死。但死後的鍾馗，能在他界發揮正義能量以驅鬼、成爲神祇，並得到神堂——正式成神，這是對鍾馗能力和事功的肯定，用以彌補他作爲“不遇者”的欠缺^[52]。

(三) 神職：鍾馗與五道將軍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鍾馗被封為判官，成為冥神，劇中便出現兩位冥神，一位是新神鍾馗，另一位是舊神五道將軍。劇中的兩位冥神，有著新神、舊神和職位高低之別。本劇亦展示了舊神五道將軍在明代的發展及鍾馗所具有的凌駕之勢。

鍾馗在《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被上帝“加為判官之職”，職責是“管領天下邪魔鬼怪”。《中國冥界諸神》一書載，主要判官有四位：掌刑簿判官、掌善簿判官、掌惡簿判官和掌生死簿判官。其中以掌生死簿判官為首席^[53]。《西遊記》第十一回載：掌生死簿判官名字為崔珏。這位判官將生死簿上“一字上添上兩畫”，私下為唐太宗延壽二十年^[54]。鍾馗管理“天下”邪鬼，也是判官中的領頭人。

鍾馗作為新判官，與劇中舊冥官五道將軍同屬管鬼冥神。五道將軍又名五道大神，是泰山府君部屬。五道亦是佛教的觀念（天道、人道、餓鬼道、畜生道和泥犁道）。閻王主宰冥界，五道將軍為其部屬^[55]，是次於閻王的冥神。敦煌《迴向發願》文更將“閻羅天子”、“五道大神”和“太山府君”並列，可見五道將軍的重要地位^[56]。《敦煌變文集·韓擒虎話本》中，五道將軍“身披黃金鑲甲”，“奉天符牒”，請韓擒虎上任為“陰司之主”^[57]，黃金甲的形象便十分威武。

五道將軍既是閻王的首席助手，地位自然超過判官^[58]。《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中，五道將軍亦比判官鍾馗的地位高，他甫出場便自言“神通廣大，變化多般”（頭折），又自誇“平生節操堅剛”（頭折），但實際卻有迷糊之處，沒有盡冥神管鬼之職。五道將軍因“那一日遊山去”，手下金睛判和睡魔鬼，夥同大、小耗鬼和五鬼，將睡在五道將軍廟中的（人類時期的）鍾馗戲弄。在自己神廟中發生鬼怪捉弄生人事件，五道將軍竟沒有

作出任何追究或處分,只道手下“觸犯”鍾馗而已(四折),其在管理手下方面,未免有欠精明,甚至有包庇之嫌^[59]。

與五道將軍被下屬蒙混相比,鍾馗則顯得血性剛烈,絕不容許大小耗鬼“騷擾”生人(殿頭官),並怒而打鬼,“惡狠狠”地教訓“無禮”的鬼怪(第三折),凸顯了其嫉惡如仇的鮮明形象。明代平民、文士對五道將軍茫然無所知^[60]。在明代及以後,五道將軍雖未至於消失^[61],卻也顯得寂寂無聞。《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鍾馗雖是職位低於五道將軍的新冥判,卻比舊冥神五道將軍表現更為突出。在明代及以後,鍾馗的捉鬼、啖鬼形象,比五道將軍更為深入人心。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有別於前文本鍾馗為唐明皇驅鬼的情節,改為替殿頭官驅逐大、小耗鬼。(加強了懷才不遇的主題)鍾馗因驅鬼有功,獲贈神堂,得到自己的神廟,受香火供奉。判官之職亦確立鍾馗作為冥判的神祇地位,並完成由人至鬼而神的成神過程。

五、結 論

大方認為《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編者,因未“看過《天中記》”,因而把年代由“唐高祖”(618—626年在位)時期,改為“唐玄宗時”^[62]。實際上,《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將鍾馗應舉改為唐玄宗時,並增添楊國忠的角色,不但不是個“錯誤”,更是個有創意的“背叛”,加強了對奸貪的嘲諷。歷史上的楊國忠便是個奸貪官員,為私利拋棄選拔人才時該有的公義。楊國忠主政,“賄賂公行”。《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五十六載:楊國忠無視“三銓”制,私下暗定官員,因而令“資格差謬,無復倫序”^[63]。明代鍾馗故事進入通俗文學,增加了對現實的反映^[64]。《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楊國忠亦影射了明代的奸貪官員^[65]。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五鬼故事在此劇首次被搬上舞臺，五鬼鬧鍾馗的情節及在鍾馗故事中加入諷刺（楊國忠）元素，便影響了後世如清代劉璋《斬鬼傳》等借人鬼以嘲諷世情之作。《斬鬼傳》第七回“五鬼鬧鍾馗”，便承傳了《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的小鬼戲弄鍾馗的情節。伶俐鬼、輕薄鬼、撩喬鬼、梟虛鬼及得料鬼五鬼，將鍾馗弄醉，偷去他的衣物。除五鬼鬧判的逗趣情節外，更重要的是借五鬼表達諷刺。《斬鬼傳》中的五鬼，代表的就是人類的劣根性：伶俐鬼是靠吹捧過活的小人；輕薄鬼是“最喜撥乖賣俏”的輕佻之徒；撩喬鬼是“沿牆走壁”的宵小；梟虛鬼和得料鬼，都是遊食之輩^[66]。《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借五鬼鬧判，諷刺奸貪官員，已是開創先河，用鍾馗故事，諷刺現實。《斬鬼傳》的“五鬼鬧鍾馗”則將揉合諷刺的五鬼鬧判，推向另一高峰。溯其源，仍受《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之啓導。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鍾馗有別於其他鍾馗文本如《鍾馗全傳》中鍾馗以武曲星下凡的身份，被玉帝揀選為斬鬼使者，神能非凡，而是沒有神通，沒有非凡本領，卻能攝伏衆鬼。《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一劇突顯的就是人的力量：鍾馗的正氣及人格美。成為降鬼的醜神過程中，對人格、人的力量的彰顯，是《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對其他鍾馗文本的“創造性背叛”之處。人的力量的顯現，令鍾馗以正能量而非只用威嚇鎮攝衆鬼，成為真正的鬼王。符合《中國鬼文化》所載：人死化鬼，善鬼成神的歷程。

（作者：嶺南大學文學院學術事務長、
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附錄：鍾馗故事(流變)

	文本	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	鍾馗容貌/裝扮	唐明皇之夢	驅疾/降小鬼	小鬼性質/裝扮	小鬼名號	鍾馗成神	神威
1	(唐)周繇《夢舞鍾馗賦》	故事發生在開元年間	“長髯”;“短髮於圓顛,危冠欲墜”;“曳藍衫”,手“揮竹簡”。	唐明皇患“瘧”病,夢“鍾馗。明皇昂頭而龍躍深淵。或呀口而揚音,而或躡身而節拍。”	鍾馗跳舞驅疾:“頓趾而龍躍,此小鬼不是昂頭而龍躍深淵。或呀口而揚音,而被驅之鬼,可能隨從,並陪隨跳舞。”	現“一鬼旁隨而奮躡”。此小鬼不是被驅之鬼,可能隨從,並陪隨跳舞。		鍾馗不是凡人,是夢中之鬼或神或仙。	
2	(唐)伯三五五二號敦煌《兒郎偉》驅離文	鍾馗在驅離儀式中,被呼喚而來:“喚中馗蘭著門。”			對付“鬼子一群群”;“並頭上放氣,董攝筋折,抽卻筋,割拔出舌,割却唇。”				

(續表)

	文本	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	鍾馗容貌/裝扮	唐明皇之夢	驅疾/降小鬼	小鬼性質/裝扮	小鬼名號	鍾馗成神	神威
3	(唐) 斯二 〇五五號敦 煌《兒郎當》 驅離文		“五道將軍親至，步領十萬羅熊，衣領銅頭鐵額，渾身總著豹皮，盡使朱砂染赤，咸稱我是鍾馗。”		鍾馗“捉取浮游浪鬼”。鍾馗確時以鍾馗名號嚇鬼。				
4	(北宋) 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	鍾馗為“武舉不捷之士”。故事發生在開元年間。	鍾馗“衣藍裳，袒一臂，鞵雙足”(粗豪外貌)。	唐明皇“疇作”，“將逾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夢鍾馗。夢醒，明皇“疇右頓夢”，遂令吳道子畫鍾馗，“頒顯有司，歲暮驅除”，“以祛邪魅”。	鍾馗捉鬼，“剝其目，然後擊而啖之”。	可能是瘡病鬼化身。“衣絳犢鼻，履一足，跣一足，懸一履。” “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逸殿而奔。”		未言鍾馗是神，鍾馗“膏頭陛下除天下之妖孽”。	

(續表)

文本	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	鍾馗容貌/裝扮	唐明皇之夢	驅疾/降小鬼	小鬼性質/裝扮	小鬼名號	鍾馗成神	神威
<p>(宋) 高承《事物紀原》卷八</p>	<p>“終南進士”，“因應舉不捷，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故事發生在開元年間。</p>	<p>“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落拓文人的裝扮。)</p>	<p>“明皇病瘧”夢“覺而疾愈”，令吳道子畫鍾馗像。</p>	<p>指“以指劔”小鬼之目，“擘而啖之”。</p>	<p>小鬼可能是癩病鬼的化身。“髻一履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真紫香囊及拈玉吹之。”</p>	<p>為小鬼名虛耗。</p>		
<p>(明) 萬曆年間陳耀文《天中記》(注出《唐逸史》)</p>	<p>“終南山進士”，“武德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故事發生在開元年間。</p>	<p>“頂破帽，衣藍袍，繫朝帶，鞞靴。”</p>	<p>明皇“瘧疾”夢鍾馗。夢覺，“瘧疾頓瘳”。上召吳道子畫鍾馗像。</p>	<p>鍾馗“捉小鬼”，“先劔其目，然後擘而啖之”。</p>	<p>小鬼可能是癩病鬼的化身，但有“虛耗”之名。</p>	<p>“虛耗”之名的解釋：“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耗人家喜事成憂。”</p>		

(續表)

文本	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	鍾馗容貌/裝扮	唐明皇之夢	驅疾/降小鬼	小鬼性質/裝扮	小鬼名號	鍾馗成神	神威
<p>(明)萬曆年間刊明代宮廷雜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五鬼鬧判之劇正式搬演)</p>	<p>終南山人士馗，上京應試兩當權不被選中，第三次因楊國忠受賄，面斥鍾馗文字不佳(雖然張伯倫欲薦鍾馗為頭名進士)，鍾馗氣憤而死。唐聖主敕賜恩榮，“襪袍靴笏”。</p> <p>鍾馗性格：“平生剛直”、“正直賢能”。</p> <p>故事發生在天寶年間，時楊國忠為相。</p>	<p>死前：“唐中、襪衫、偏帶、髭髯。”</p> <p>死後裝扮：“詔中、紅襪、偏帶、紅髯、笠子、笏、竹節鞭。”</p>	<p>沒有明皇夢鍾馗，卻有殿頭官夢中被大耗鬼威迫求廟。鍾馗為其打鬼及降鬼。殿頭官“奏知聖人”，與鍾馗“立廟陸堂。普天下人民，都來供養”。</p>	<p>降大耗鬼、小耗鬼、五鬼。</p>	<p>大耗鬼、小耗鬼、五鬼。</p> <p>由“虛耗”鬼分拆為二鬼。五鬼為五方之鬼。</p>	<p>大耗鬼、小耗鬼、五鬼。</p>	<p>殿頭官替鍾馗立廟，在天福神之下。“加為判官之職，管領天下邪魔鬼怪。”</p>	<p>以“性剛”正氣，打鬼降鬼，沒天賜神能。</p>

(續表)

8	<p>文本</p> <p>(明) 萬曆年間刊《鍾馗全傳》(最早的鍾馗小說)</p>	<p>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p> <p>鍾馗夫婦求子, 母夢吞紅日而生鍾馗。鍾馗乃上界武曲星下凡, 往終南山讀書, 為有才學之士。赴京考試, 中狀元。唐王“罷其前階”, 遂“觸死金階”。</p>	<p>鍾馗容貌/裝扮</p> <p>明皇所見鍾馗為“頭戴紗帽, 身穿藍袍”, “左手執劍右手持簡”。</p>	<p>唐明皇之夢</p> <p>明皇“詰疾而夢作鍾馗”。</p>	<p>驅疾/降小鬼</p> <p>鍾馗對付小鬼: “先剗其目, 然後擊而啖之。”</p>	<p>小鬼性質/裝扮</p> <p>小鬼可能為癩病鬼, “衣一足, 腰懸一履”, “盜太真綉香囊及上玉笛”。</p>	<p>小鬼名號</p> <p>虛耗。</p>	<p>鍾馗成神</p> <p>“玉帝委香冥司, 令賜我降妖簡一條, 復封我為掌理陰陽降妖元帥。”</p>	<p>神威</p> <p>玉帝賜筆、劍以斬天下妖魔。鍾馗斬雄精、石馬, 收繫精等, 遊走於陰間、天庭。</p>
9	<p>文本</p> <p>(清) 張大復《天下樂》(張在清順治[1644—1661]末年尚在世, 見《古典戲曲存目叢考》, 作品已佚, 《鍾馗姊妹》一折內容提要見《曲海總目提要》)</p>	<p>鍾馗為終南山秀才, 為人所好。鍾馗因醉而誘佛, 觸觀音之怒, 後被衆鬼變形。入京就試, 獲中會元, 殿試時因貌醜被黜, 觸階而死。</p>	<p>鍾馗因醉而誘佛, 觸觀音之怒, 後被衆鬼變形。入京就試, 獲中會元, 殿試時因貌醜被黜, 觸階而死。</p>	<p>唐明皇之夢</p> <p>明皇“詰疾而夢作鍾馗”。</p>	<p>驅疾/降小鬼</p> <p>鍾馗對付小鬼: “先剗其目, 然後擊而啖之。”</p>	<p>小鬼性質/裝扮</p> <p>小鬼可能為癩病鬼, “衣一足, 腰懸一履”, “盜太真綉香囊及上玉笛”。</p>	<p>小鬼名號</p> <p>虛耗。</p>	<p>鍾馗成神</p> <p>“玉帝委香冥司, 令賜我降妖簡一條, 復封我為掌理陰陽降妖元帥。”</p>	<p>神威</p> <p>玉帝賜筆、劍以斬天下妖魔。鍾馗斬雄精、石馬, 收繫精等, 遊走於陰間、天庭。</p>

(續表)

	文本	鍾馗身份/年份及死因/性格	鍾馗容貌/裝扮	唐明皇之夢	驅疾/降小鬼	小鬼性質/裝扮	小鬼名號	鍾馗成神	神威
	<p>(清)劉璋《斬鬼傳》(王青平考證)劉璋當生於康熙丙午五年[1666],見王青平《〈斬鬼傳〉抄本的發現與考證》,《文學遺產》1983年第3期,頁103)</p>	<p>鍾馗上京考試,中“第一甲第一名”,德宗皇帝嫌其貌醜,又因盧杞挑撥,鍾馗自刎。</p>	<p>鍾馗容貌:“豹頭環眼,鬚面虬髯”。</p>		<p>鍾馗以威淵、富曲為副手,斬天下“人鬼”;大都不是真鬼,而是各種代表人性劣根之半人半鬼。</p>			<p>皇帝封鍾馗為“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p>	

注釋：

- [1]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刊於《孤本元明雜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2]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版本資料，參考傅惜華著、中國戲曲研究院編：《明代雜劇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頁242；莊一拂著：《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651。
- [3] 劉璋：《斬鬼傳》(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第七回《對方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頁118—136。
- [4] 鍾馗的研究，參考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鄭尊仁：《鍾馗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大方：《鍾馗故事的衍變》(《大陸雜誌》，第4卷第11期，頁362—367)；劉錫誠：《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第七章《鍾馗信仰與傳說》，頁317—369；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治大學中文學報》，第8期[2007年12月]，頁97—120)；艾麗白：《敦煌寫本中的大儺儀禮》，刊於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57—271。日本亦有鍾馗信仰，有神社奉祀，參考張兵、張毓洲：《鍾馗故事的傳播方式與演變過程》(《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1月，頁131)。
- [5] 林智莉文見注[4]。
- [6] 高國藩：《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頁331。
- [7] 有關鍾馗之載及文獻：《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見黃永武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1986])，第120冊，頁480，香港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周繇：《夢舞鍾馗賦》，刊於《欽定全唐文》(臺南：經緯書局，1965)，卷八百十二，頁10775；沈括著、胡道靜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頁986—987；高承撰、李果訂：《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八，頁427；陳耀文：《天中記》(揚州：廣陵書社，2007)，卷四，頁127；董康：《曲海總目提要》(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58)，《天下樂》，頁1033—1036。鍾馗神話流傳於民間而有跳鍾馗之俗。臺灣的跳鍾馗，參考丘坤良，《臺灣的跳鍾馗》，《民俗曲藝》，1993年9月，頁325—368。

- [8] 鍾馗由“終葵”而來之說，參考胡萬川：《鍾馗問題》，刊於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7—14。胡萬川指出：歷來解說鍾馗起源的各種說法，以鍾馗源自“終葵”的說法最為圓滿可信。劉芳如亦持相似論調，同意鍾馗一名是由驅鬼工具轉化爲人名，見劉芳如《畫裏鍾馗》，刊於《故宮文物月刊》第7卷第3期（1989年6月），頁6。“終葵”由逐邪物變爲人名，參考顧炎武《日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3），卷三十二，《終葵》，頁99—100，言古人固以鍾馗爲辟邪之物，又有淮南王侏子名鍾馗，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鍾馗有可能源自儺儀。儺儀之載，見朱熹《論語集注》（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鄉黨》篇，卷五，頁469。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筆記小說大觀》九編（臺北：新興書局，1975），頁3377。鍾馗在民間儺中的角色，參考郭淨：《儺：驅鬼、逐疫、酬神》（香港：三聯書店，1993），頁42。鍾馗在“打夜胡”和“跳鍾馗”中的角色，參考吳自牧《夢粱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頁156；顧祿：《清嘉錄》（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卷十二，頁207。鍾馗捉鬼、吃鬼的傳說，與神荼、鬱壘的傳說，有深刻的淵源。見張虹：《鍾馗小說與鍾馗形象漫談》，刊於《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第1期（1995年3月），頁124。神荼、鬱壘之記載，見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八，《祀典》，頁367。神荼、鬱壘作爲門神，參考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頁23。鍾馗與神荼、鬱壘都有降鬼特性。漢代以來，以神荼、鬱壘爲門神，盛唐以後，門神被鍾馗取代。參考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7。鍾馗的由來，可參考劉燕萍：《鍾馗神話的由來及其形象》，《宗教學研究》，2001年第2期，頁35—40。
- [9] 《武林舊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宮本雜劇段數”，頁184。
- [10] 鄭尊仁：《鍾馗研究》，頁160。
- [11] 羅懋登：《三寶大監西洋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第九十回，頁712—719。《三寶大監西洋記》書成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參考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433。
- [12]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第六十五回，頁

- 1028。竹枝詞中亦有五鬼和鍾馗的故事，見李聲振：《百戲竹枝詞》，《鬧五鬼》、《跳鍾馗》。《百戲竹枝詞》刊於雷夢水、潘超、孫忠銓、鍾山編：《中華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頁79。“五鬼鬧鍾馗”故事，成為鍾馗傳說中一個新情節單元。參考劉錫誠，《鍾馗傳說的文人化趨向及現代流傳》，《民間文學論壇》，1998年第1期，頁27。“五鬼鬧判”儺舞，流行於衡水縣。參考張松岩：《面具與河北儺文化》，《大舞臺》，1996年6月，頁37。
- [13] 黃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5），斯二〇五五，《兒郎儺》驅儺文，頁963—964。
- [14] Wolfgang Kayser, *The Grot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7.
- [15] 鍾馗以醜見稱。《太平廣記》載：“所見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百一十四，《野人閑話·黃筓》，頁1641—1642。明《鍾馗全傳》中，鍾馗“面貌奇異”，“體態非凡，聲如洪鐘，眼似銅鈴”。見《鍾馗全傳》，刊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23。
- [16] 王慶衛：《醜的軌述——理性視閥中的非理性變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210。
- [17] “形式醜”之討論，見李興武：《醜陋論——美學問題的逆向探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頁42。形式上的醜陋一般指整體欠對稱。見 Umberto Eco ed. *On Ugliness*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2007), p. 19. 醜陋亦與原始性相關聯，參考 Peter Uwe Hohendahl, “Aesthetic Violence: The Concept of the Ugly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in *Cultural Critique*, No. 60 (Spring, 2005), p. 175. 醜陋也常與邪惡相連，參考 Denise Gigante, “Facing the ugly: The Case of Frankenstein”, in *ELH*, Vol. 67, No. 2 (Summer, 2000), p. 576.
- [18]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車服》，頁527。
- [19] 崔豹：《古今注》（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上，頁11。
- [20] 劉曉明：《中國符咒文化大觀》（南昌：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頁70。
- [21]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十七《登涉》篇，頁309。

- [22] 貌醜、兇惡的鍾馗，參考《敦煌願文集》，斯二〇五五，《兒郎偉》驅傩文，頁963—964。傩為索室驅除疫鬼之事，討論見饒宗頤：《殷上甲微作傩（傩）考》，刊於《中國傩戲·傩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俗曲藝》雙月刊，第84期，頁38。另外，紅色有特別的辟邪效用。《逸史·李主簿妻》一文（見《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八，頁3012）中，法師便以朱符救人。
- [23] 李澤厚形容神秘、恐怖、威嚇象徵的饕餮為“獠厲的美”。見李澤厚：《美的歷程》（香港：利文出版社，1994），頁45—48。
- [24] 傳統觀念：醜陋與醜惡、邪惡相關聯。參考 Linda Kraus Worley, “The Body, Beauty, and Woman: The Ugly Heroine in Stories by Therese Huber and Gabriele Reuter”, in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3 (Summer, 1991), p. 369. 中古時期，形體醜便與道德醜相連。參考 Jan Ziolkowski, “Avatars of Uglines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79, No. 1 (Jan, 1984), p. 11.
- [25] 明代高啓《咏梅》九首之一：“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便借“梅”以彰現不懼霜雪的高風亮節之士。《高啓大全集》（臺北：世界書店，1964），頁26。
- [26] 巴爾特所論的五種語碼，參考 Roland Barthes, *S/Z*, Richard Millers tran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4), pp. 18—20.
- [27] 不協調之論，參考 Wallace Gray, “The Uses of Incongruity”, in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Vol. 15, No. 4 (Dec, 1963), p. 347. 怪誕 (grotesque) 呈現的可怖及可笑，亦是種不協調。參考 Wolfgang Kayser, *The Grot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7.
- [28] 有關“誤讀”的討論，參考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Introduction, pp. 3—6;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45. 有關“創造性背叛”的討論，參考 Robert Escarpit,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Ernest Pick trans.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71), pp. 75—86.
- [29] “疔”字的解釋，參考許慎著、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七下，頁155；張玉書編：《康熙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午集中，頁854。《春秋左傳》載齊侯“疥遂疔”，齊侯患“疥”和“疔”兩種疾

- 病。見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昭公二十年，頁1415。瘧鬼致病；無論神或鬼，都是超自然的存在。參考小松和彥，《妖怪學新考——妖怪かちみり日本人の心》（東京：株式會社小學館，1994），頁33。
- [30] 王充著、高蘇垣集注：《論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解除篇》，頁134。
- [31] 瘧鬼之載，見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十六，《疫鬼》，頁189；魯迅《古小說鈎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錄異傳·吳士季》，頁348。鍾馗在夢中為唐明皇逐鬼，夢中逐鬼的尚有為帝母驅鬼令“其病起矣”的田元帥三人。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風火院田元帥》，頁242。
- [32]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刊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時令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夢鍾馗”一則載：鍾馗“除天下虛耗妖孽”，出現“虛耗”之名，頁447。《抱朴子》中有“月建煞耗之神”。“煞耗”之載，見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十八，《地真》，頁325。張說詩載：耗磨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忘醉”，見張說撰：《張燕公集》（《四庫唐人文集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九，《耗磨日飲》詩，頁61。耗磨日為正月十六日，“官私不開倉庫”。見馮應京輯、戴任增釋：《月令廣義》，刊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33] 《新唐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二《天文》二，頁839。
- [34] 崇侯虎之載，見許仲琳：《封神演義》（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第十八回，頁117—123，第九十九回，頁708。殷破敗之載，見第九回，頁57—63，第二十一回，頁139—143，第九十九回，頁708。
- [35] 寓言人物，即是一種擬人化。參考 Robert L. Ramsay, “Morality Themes in Milton’s Poetry”, i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15, No. 2 (April, 1918) pp. 125 - 127. 人物被擬為某種概念，見 J. Holloway, “The Seven Deadly Sins in the Faerie Queene BK II”, 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Vol. 3, No. 9 (Jan, 1952), p. 13. 中古武士的基督教教育中，七宗罪都是寓言人物。參考 Joan Heiges Blythe, “Spenser and the Seven Deadly Sins: Book I, Cantos IV and V”, in *ELH*, Vol. 39, No. 3 (Sep, 1972), pp. 342 - 352. 道德劇中多為寓言及充滿寓言人物。參考 Hardin Craig, “Morality Plays and Elizabeth

- Drama”,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I, No. 2 (April, 1950), p. 67.
- [36] 四方鬼之載,見伯三五五二敦煌《兒郎偉》驅儺文,刊於《敦煌願文集》,頁946。有關五瘟使者之載,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種)》,《五瘟使者》,頁157。參考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頁24。
- [37] 李豐楙:《鍾馗與儺禮及其戲劇》,《民俗曲藝》,第39期(1986年1月),頁80。
- [38] 董說:《西遊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八回,頁36。
- [39] 《敦煌願文集》,頁946。
- [40] 《鍾馗全傳》,卷一,頁6;卷二,頁41、42、54、58。
- [41]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第四折,鍾馗在五鬼頭上放“三箇神爆仗”,有歲末用爆竹辟邪之意。鍾馗的一個“作用”,便是辟邪。《洞淵神咒經》卷第七載鍾馗“打殺”衆鬼“便付之辟邪”。張說《謝賜鍾馗及曆日表》言鍾馗有“屏祛群厲”之說。劉禹錫《爲淮南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亦有“驅除群厲”之句。張說及劉禹錫之載都指出鍾馗有辟邪之效。張說及劉禹錫之文見《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三,頁2852;卷六百二,頁7725。
- [42] 神話中,常常存在著生、死等二元對立。二元對立亦反映了人的原始思維方式。參考 Monique Layton trans. *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Vol. 2, pp. 198 - 210. 評論參考 Edmund Leach, *Levi Strauss*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1974), pp. 54 - 71. 《慶豐年五鬼鬧鍾馗》中,亦出現二元對立,都是正邪相抗。殿頭官與楊國忠在科舉上清廉與奸貪之對立,鍾馗以正義力抗大、小耗鬼和五鬼所代表的邪惡、害人的力量。
- [43] 李豐楙:《鍾馗與儺禮及其戲劇》,見注[37],頁89。鍾馗捉鬼圖確在玄宗時流行,傳說從宮禁到民間廣泛流傳。見呂宗力、樂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279。皇室有鍾馗啖鬼之說,民間流傳更熱熾。見乾元:《鍾馗考》,《宿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頁55。劉錫誠:《鍾馗傳說和信仰的濫觴》,《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頁53。道教也稱鍾馗爲祛邪判官,和張果老是混沌初分時黑白二蝙蝠所化。參考徐道編撰、程毓奇續撰:《歷代神仙通鑑》(六)(臺北:學生書局,1989),頁2389—2390。

- [44] 張說：《謝賜鍾馗及曆日表》，見《全唐文》，卷二百二十三，頁2852。劉禹錫：《爲李中丞謝賜鍾馗曆日表》和《爲淮南杜相公謝賜鍾馗曆日表》，見《全唐文》，卷六百二，頁7725。
- [45] 劉昉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二百六，列傳第一百三十一，《外戚》，《楊國忠》，頁5848。
- [46] 郭志强、董國炎：《論鍾馗形象的演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6期（2001年12月），頁61。
- [47] “靴者，蓋古西胡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見《古今注》，卷上。殿頭官將代表官員的靴笏等物燒付鍾馗，乃憐才之舉。
- [48] Roland Barthes, *op. cit.*, pp. 18-20.
- [49]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7.
- [50] 有關神祇的祭祀，參考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四十六，《曲禮》，頁1307。
- [51] 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派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頁5。
- [52] 日本流傳的鍾馗爲楊貴妃逐鬼治病故事，見佐成謙太郎：《謠曲大觀》（東京：株式會社明治書院，1991），頁989—998。
- [53] 馬書田：《中國冥界諸神》（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頁164。
- [54] 吳承恩：《西遊記》（香港：中華書局，1979），第十一回，頁117。
- [55] 鄭阿財認爲佛教有掌管五道輪迴的冥司，與中國泰山信仰中固有的五道大神近似，隨著時代發展，二者合二爲一。參考鄭阿財：《唐五代“五道將軍”信仰之發展——以敦煌文獻圖像爲核心》，《中國民俗文化研究》第五輯，頁17。《北史·崔季舒》一則載：崔季舒妻晝寢，“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遍體黑毛”，乃五道將軍。從此則故事，可見五道將軍的原始形象。見《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一，頁2862。
- [56] 《敦煌願文集》，頁359。
- [57]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卷二，《韓擒虎話本》，頁205—206。《破魔變文》載：閻羅王爲都統，總管諸軍，五道大神兼押衙大將。刊於《敦煌變文集》卷四，頁347。
- [58]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頁41。
- [59] 五道將軍能“收汝精氣，攝汝神魂”。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廣異

- 記·薛義》，頁2210。五道將軍除黃金甲的武夫形象外，他亦有具同情心的一面，“給假三日”，讓周勝仙與范二郎相會。見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2000），《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頁799—800。
- [60]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頁346。
- [61] 《水滸傳》便有提及五道將軍，宋江說：“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見施耐庵：《水滸傳》（香港：中華書局，1995），第三十九回，頁468。
- [62] 大方：《鍾馗故事的演變》，見注[4]，頁364。
- [63] 《舊唐書》，卷二百六，列傳第一百三十一，頁5848。楊國忠時“賄賂公行”，“暗定官員”。見《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244。
- [64] 徐澤亮：《論鍾馗故事及形象在通俗文學中的演變》，《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113。
- [65] 嚴嵩（1480—1565）大索貨賄，縱使有正義官員上疏也不奏效。嘉靖三十二年（1553）楊繼盛上疏劾嚴嵩，反而被下錦衣衛獄，杖一百，並割肉，斷筋。見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六十，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頁2306—2307。
- [66] 《斬鬼傳》，第七回，頁118—136。

參考書目

（一）專書

（中文）

- 《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孤本元明雜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武林舊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
- 《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5。
- 《鍾馗全傳》，刊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王充著、高蘇垣集注，《論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王明撰，《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
-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
- 王慶衛，《醜的軌述——理性視閥中的非理性變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 朱光潛,《變態心理學派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 朱熹,《論語集注》,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 吳自牧,《夢梁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 吳承恩,《西遊記》,香港:中華書局,1979。
- 呂宗力、樂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李澤厚,《美的歷程》,香港:利文出版社,1994。
- 李興武,《醜陋論——美學問題的逆向探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 李聲振,《百戲竹枝詞》,刊於雷夢水、潘超、孫忠銓、鍾山編,《中華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
- 沈括,《夢溪筆談校證》,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
- 周繇,《夢舞鍾馗賦》,刊於《欽定全唐文》,臺南:經緯書局,1965。
- 宗懔撰、王毓榮校注,《荆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 胡萬川,《鍾馗神話與小說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 夏燮,《明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9。
- 徐道編撰、程毓奇續撰,《歷代神仙通鑑》,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 耿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
-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
- 馬書田,《中國冥界諸神》,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 馬書田,《華夏諸神·鬼神卷》,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
- 高承撰、李果訂,《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
- 高啓,《高啓大全集》,臺北:世界書店,1964。
- 高國藩,《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中國民俗探微》,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
- 崔豹,《古今注》,上海:中華書局,1936。
- 張玉書編,《康熙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 張說撰,《張燕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莊一拂著,《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許仲琳,《封神演義》,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 許慎、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1。

- 郭淨,《讎: 驅鬼、逐疫、酬神》,香港: 三聯書店,1993。
- 陳耀文,《天中記》,揚州: 廣陵出版社,2007。
- 傅惜華著,《明代雜劇全目》,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8。
-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 齊魯書社,2000。
- 黃永武編,《敦煌寶藏》,臺北: 新文學出版社[1981—1986],120冊(480),香港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
- 黃徵、吳偉編校,《敦煌願文集》,長沙: 嶽麓書社,1995。
- 楊伯峻著,《春秋左傳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1。
-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臺北: 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58。
- 董說,《西遊補》,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賈二強,《唐宋民間信仰》,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 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 劉昉等撰,《舊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
- 劉曉明,《中國符咒文化大觀》,南昌: 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
- 劉璋,《斬鬼傳》,山西: 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
- 劉錫誠,《象徵: 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北京: 學苑出版社,2002。
-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 中華書局,1975。
-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鄭尊仁,《鍾馗研究》,臺北: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
- 魯迅,《古小說鈎沉》,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 中華書局,1981。
- 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北京: 華夏出版社,1995。
-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 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8。
-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
-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53。
- 顧祿,《清嘉錄》,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 (日文)
- 小松和彦,《妖怪學新考—妖怪かちみる日本人の心》,東京: 株式會社小學館,1994。
- 佐成謙太郎,《謠曲大觀》,東京: 株式會社明治書院,平成三年。

(英文)

- Barthes, Roland. *S/Z*, trans. Richard Miller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4.
- Bloom, Harold.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Eco, Umberto ed. *On Ugliness*.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2007.
- Escarpit, Robert.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rans. Ernest Pick, London: Frank Cass & Co Ltd, 1971.
- Hansen, Valerie.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 - 1276*.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Kayser, Wolfgang. *The Grotesque In Art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each, Edmund. *Levi Strauss*.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1974.
- Monique Layton trans. *Claude Levi-Straus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8.

(二) 論文

(中文)

- 大方,《鍾馗故事的衍變》,《大陸雜誌》,第4卷第11期,頁362—367。
- 李豐楙,《鍾馗與儺禮及其戲劇》,《民族曲藝》,第39期(1986年1月),頁69—99。
-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治中文學報》,第8期(2007年12月),頁97—120。
- 邱坤良,《臺灣的跳鍾馗》,《民俗曲藝》(1993年9月),頁325—368。
- 徐澤亮,《論鍾馗故事及形象在通俗文學中的演變》,《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111—116。
- 張乾元,《鍾馗考》,《宿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3期,頁51—56。
- 張兵,張毓洲,《鍾馗故事的傳播方式與演變過程》,《寧夏社會科學》(2008年1月),頁128—131。
- 張松岩,《面具與河北儺文化》,《大舞臺》(藝術雙月刊)(1996年6月),頁37—39。
- 張虹,《鍾馗小說與鍾馗形象漫談》,《明清小說研究》,1995年第1期(1995年3月),頁123—129。
- 郭志强、董國炎,《論鍾馗形象的演變》,《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

卷第6期(2001年12月),頁57—61。

鄭阿財,《唐五代“五道將軍”信仰之發展——以敦煌文獻圖像為核心》,《中國民俗文化研究》第五輯,頁1—17。

胡萬川,《鍾馗問題》,刊於《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19。

劉芳如,《畫裏鍾馗》,《故宮文物月刊》,第7卷第3期(1989年6月),頁5—35。

劉錫誠,《鍾馗傳說和信仰的濫觴》,《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頁51—56。

劉錫誠,《鍾馗傳說的文人化趨向及現代流傳》,《民間文學論壇》,1998年第1期,頁24—32。

饒宗頤,《殷上甲微作楊(讎)考》,《中國儼戲·儼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民俗曲藝》雙月刊,第84期,頁31—42。

(英文)

Blythe, Joan Heiges. “Spenser and the Seven Deadly Sins: Book I, Cantos IV and V”, in *ELH*, Vol. 39, No. 3 (Sep, 1972), pp. 342—352.

Craig, Hardin. “Morality Play and Elizabeth Drama”,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 Vol. I, No. 2 (April, 1950), pp. 64—72.

Gigante, Denise. “Facing the ugly: The Case of Frankenstein”, in *ELH*, Vol. 67, No. (Summer, 2000), pp. 565—587.

Gray, Wallace. “The Uses of Incongruity”, in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Vol. 15, No. 4 (Dec, 1963), pp. 343—347.

Hohendahl, Peter Uwe. “Aesthetic Violence: The Concept of the Ugly in 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in *Cultural Critique*, No. 60 (Spring, 2005), pp. 170—196.

Holloway, J. “The Seven Deadly Sins in the Faerie Queene BK II”, 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New Series, Vol. 3, No. 9 (Jan, 1952), pp. 13—18.

Ramsay, Robert L. “Morality Themes in Milton’s Poetry”, in *Studies in Philology*, Vol. 15, No. 2 (April, 1918) pp. 125—158.

Worley, Linda Kraus. “The Body, Beauty, and Woman: The Ugly Heroine in Stories by Therese Huber and Gabriele Reuter”, in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3 (Summer, 1991), pp. 368—370.

Ziolkowski, Jan. “Avatars of Uglines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79, No. 1 (Jan, 1984), pp. 1—20.

Ugliness, Ghost King and Temple: Deity-making in “Celebrating an Abundant Harvest the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Lau Yin Ping Grace

(Academic Dean of Arts, Lingn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Chinese Department, Li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Celebrating and Abundant Harvest the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is the first drama on the tale of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which appears in the Ming Dynasty. In “Celebrating an Abundant Harvest the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Zhong Kui has to subdue a lot of ghosts. In addition, there is a complete deity-making process. The essence of deity-making is not due to the great magic power of Zhong Kui. It is the power of the character, integrity and righteousness that help Zhong Kui to conquer evil forces. This paper would discuss the incongruity of the ugly appearance and inner beauty of Zhong Kui. In addition, ghosts such as the five ghosts would be traced from its origin to br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subduing these ghosts for Zhong Kui to become the ghost king. Different from the pre-texts of the Zhong Kui tales, in “Celebrating an Abundant Harvest the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Zhong Kui conquers the ghosts not for the king but for the court officer which is a kind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action” brings Zhong Kui the temple which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deity-making.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ole of ghosts and deity to show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Ghost King. “Celebrating an Abundant Harvest the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is a mature Zhong Kui tale which inflicts influence on the related Zhong Kui tales of the following decades.

Keywords: Five Ghosts Tease Zhong Kui, Deity-making, Ugliness, Inner beauty, Incongruity, Creative Treason